



册府元龟
卷之二百五十九
至六十二



13
849
87



明 1 3
849
8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儲宮部

四

監國

將兵

監國

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所謂君之
冢子居明離之位當主鬯之重繼體作貳為國之本
或乘輿巡幸靈旗親征總督留務以隆民望或付之

册府元龜

儲宮部

卷之三十五

政事委之獄訟臨聽關決以裁國典蓋所以茂元良之德以貞萬邦昭儲副之義以熙百志然後一字內之視聽定天下之大本保世延祚垂鴻永命莫不繇斯者已

吳大帝權黃龍二年九月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

嘉禾三年大帝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宋明帝大豫元年正月帝有疾不朝皇太子會萬國

於東宮并受貢計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正月帝將訊册陽所領國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因原宥各有差帝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

印文憲太子也

梁昭明太子統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是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後魏明元帝泰嘗七年五月詔泰平王壽攝政初帝服寒食散類年發動不堪萬機故有是命是歲使祭

酒崔浩奉策告宗廟命泰平王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廟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廟東面百僚總已以聽焉明元避居西宮將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較練穆觀達政掌要識吾青趣崔浩博聞疆識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臣時奏所疑明元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大武太元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九月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公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明爲科制以稱朕心五年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右弼輔太子以決

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

孝文太和十七年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帝每歲征幸

恂嘗留守主執廟祀

北齊文皇帝天保元年九月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

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皇太后喪帝居倚廬詔皇太子

贊總釐庶政事後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嘗留監國

隋文帝開皇初立子勇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

奏死罪以下皆令太子參決之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癸亥立秦王為皇太子詔曰

君臨率土劬勞庶政昧旦求衣思弘至道而萬機繁

委成務殷積當辰日晏寔勞聽覽皇太子世民夙稟

生知識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字內九宮惟序四門

以穆朕付託得人義同釋負遐邇寧泰嘉慰良深自

今後軍機兵伏倉糧凡厥庶政事無大小悉委皇太

子斷決然後聞奏

太宗貞觀四年五月詔皇太子承乾宜令聽訟在茲

恤隱自今以後訴人惟尚書省有不伏者於東官上

啓令承乾斷決今若有固執所見謂理不盡然後聞

奏

九年太宗在諒闇之中庶政皆令承乾聽斷頗有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嘗令居守監國

十九年二月太宗親征高麗詔曰省方之物旣勞於躬親監國之重允屬於儲貳皇太子治溫文表德睿哲日躋仁孝之誠彰於溫清弦誦之美著於膠庠禮義旣茂徽猷彌遠委以賞罰之權任以軍國之政詳諸前載寔惟令典發定州巡遼左之後宜令治監國其宗廟社稷百神咸令主祭軍國事務並取斷決時太子太保高士廉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並留輔佐太子下令曰仰惟聖訓泰以周旋虛想異人共康神

化式遵頓織分驚趨車企覲英靈欽聞政道宜頒下州郡妙簡賢良其有理識清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位輕或孝弟力行素行高於州里或洪筆麗藻美譽陳於天庭或學術該通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爲時新如斯之倫並堪經務而韜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蓽深爲可歎所在官僚精加訪採庶使垂綸必察操築無遺一善一旻旌咸宜舉送於是州郡所舉前似至者數百人

二十年三月庚午詔曰朕粵自湫年時逢道喪懷生之類盡塗原野是用痛心疾首攘袂救焚以戰場爲

俎司以干戈爲章服夕不遑息寧濟四方饑不及餐
推移一紀幸賴上玄幽贊下士宅心承天嗣曆勵精
求政蠲百王之積弊振千祀之頽綱肝食宵衣百齡
行半洎手至道方泰塗蓼遽侵自罹九年以來亟罹
衰恤又屬高麗逆亂毒被韓夷微物不安無忌隱惻
遂復躬行吊伐遠涉遐荒時歷暄寒體親風雨雖復
澄氛海外有慰深衷又倦征途乃多虛弊方今兆庶
殷阜六合廓清垂拱無爲允在茲日而皇太子治令
德遠彰所有機務可令斷決百辟卿士咸宜受其節
度朕當親調五藥暫屏萬機三數月間且自怡懽十

一月己丑詔曰朕因東行憂勞幸靈州綏撫冒寒來
往稍覺疲弊今欲至歲暮以來怡懽宜暫簡靜其祭
祀及諸方表疏蕃容兵馬宿衛應行魚契給驛授五
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下官降解斷死罪等事依嘗式
奏聞自餘並取皇太子治處分
二十一年五月壬辰令皇太子依舊百司啓事
二十三年二月丁卯太宗以不豫勅太子於金液門

聽政

高祖顯慶四年十月皇太子弘初入東宮及駕幸東
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

龍朔二年十月丁酉駕幸温湯皇太子監國三年二月庚戌勅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十月辛巳朔詔皇太子弘每五日於光順門內監諸司奏事其小事並太子決之

乾封二年九月庚申皇太子弘監國帝欲服餌故也咸亨二年正月幸東都詔皇太子弘監國

四年八月辛丑帝以瘧疾令皇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啓事

咸亨二年六月立雍王賢為皇太子尋令監國賢處

事明審為時所稱手詔褒之

儀鳳四年五月丙戌詔皇太子賢監國

永隆二年閏七月庚申帝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

永淳二年十一月戊戌命皇太子監國侍中裴炎黃

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

中宗神龍元年為太子監國分遣十使齋醮書宣勞

諸州

睿宗景雲二年二月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睿宗顧問侍臣莫有對者張說進曰此是讒人欲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

窺窬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乃下制曰維天生人
牧以元后維皇立國貳以副君將以保綏家邦安固
後嗣者也朕纂承鴻業欽奉寶圖夜分不寢日昃忘
倦茫茫四海懼一心之未周蒸蒸萬姓恐一物之失
所雖卿士竭誠守宰宣化緬懷庶域仍未小康皇太
子隆基仁孝因心溫恭成德深達理體能辯皇猷宜
令監國俾爾爲政其六品以下授官其徒罪以下並
取太子處分

四月戊子制曰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軍馬刑政
五品以上除授政事與皇太子商量然後奏聞時睿

宗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
不以宸極爲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固辭
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爲日久矣今欲傳位太子卿等
以爲如何群臣皆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
李景伯上疏讓所監不許

肅宗元年建巳月乙丑詔曰天下之本屬於元良四
方之明資其冢嗣是有傳歸之義必膺監撫之重克
廣前烈與人守器非君父之獨親俾生靈之同載朕
號慕弓劍寢君纒經頃以疾苦未能康寧殘寇猶虞
中原多壘軍國大務理須叅決乃蹉蹉七鬯恭承宗

祧皇太子天縱聰明日躋聖德中興宸構已有大功
問安寢門知九國之夢制勝戎閭高五品之才時方
艱難禮在諒闇且以庶政委之元子宜令權監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卽位七月己未詔曰朕承
九重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畏
懼不克祇荷嘗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
夜祇勤以臨于咎而積灰光復至於經時怡神保和
嘗所不暇永懼四方之大萬物之殷不躬不親慮有
曠廢加以山陵有日霖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思於
天戒其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勾當百辟群后

中外庶僚悉心輔翼同底于理宣布朕意咸所知聞
初帝自嗣位卽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雖時扶坐
殿群臣入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
斷於王叔文而李忠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
外朋黨謹諱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
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
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
惡心腹內離外有西川韋臯荆南裴均東川嚴綬等
賤表面中官劉光奇俱文琮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
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啓帝帝因厭倦萬機

嫉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而發命焉是日皇太子見百僚於東朝堂百僚拜賀皇太子泣涕不荅拜先是連月陰雨既定冊雨遂止及宣詔之時天地大開遠近清霽丙申詔宰臣告西宮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寢疾制以宣宗爲皇太叔冊爲

監國

昭宗天祐元年八月以輝王爲皇太子監國

冊子元龜

夫儲嗣之位以貞邦本監撫之制著于前訓自漢而下或總督戎政躬行討伐或出鎮方面以過離侮至有乘艱虞之運當否阨之會糾合義勇克清大憝表卒禁旅奉衛乘輿允集大勳紹隆景命斯固天啓人與故能功偕時並者也若乃命令有專稟之非師律有臧否之異元良所以毓德嗣適不以臨戎蓋里充之論全琮之諫信美而可徵矣

漢高祖十一年自將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
霸上

吳大帝黃龍中使太子登出軍次子安樂左護軍徐州牧全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帝卽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當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至瓜步京邑震駭皇太子劬出鎚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

後魏明元泰掌七年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

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癸巳皇太子北伐屯

漢南

後周武帝建德五年二月遣皇太子贊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日人專決八月戊申太子入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隋高祖開皇二年十月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唐高祖初爲唐王隋恭帝義寧二年正月戊辰以唐國世子建成爲撫軍大將軍左元帥總兵十萬徇雒陽四月戊戌班師

武德二年四月司竹群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卿公太子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師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

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

三年七月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突厥

四年五月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侯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卽就誅夷驅畧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八月丁亥遣皇太子建成安撫

五年八月辛未突厥進寇并州庚申皇太子建成出

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源州又令雲州總管李于和率兵越雲中以掩可汙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九月乙未班師

十一月甲申遣太子建成總戎討劉黑闥仍下制曰罪止凶渠註誤脅從並無所問其有棄惡思順自拔而來隨卽安置給其優賞咸使附業各令安堵雖賊之魁帥又同叛逆必能臨機効節因事立功並卽叙勲班賞量才授任如其不從告諭敢懷迷執然後肅正軍法齊以大刑其陝西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其間經畧籌

筭賞罰科條要在合機皆以便宜從事十二月壬申皇太子建成與劉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闥抽軍北遁詔尚書右僕射寂馳往勞之甲戌皇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追劉黑闥於毛州賊背永濟渠而陣接戰又大破之赴水死者數千人其衆大潰劉黑闥被葛威擒送于京師其黨北遁

六年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建成帥師屯北邊

九月丙子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幽州以避之八年六月突厥平皇太子班師

太宗貞觀十七年閏六月丁巳詔曰皇太子治忠孝成德志業光茂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寔允舊章宜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以下並受處分中宗爲皇太子則天聖曆元年契丹賊帥李盡滅據營州作亂皇太子表請討之制令持節爲河北道行軍元帥軍未發而賊退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天武軍涼州都督賀拔延嗣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之皇太子右御

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三萬兵赴軍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接以軍法從事

玄宗天保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叛詔皇太子統兵東討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

十五載七月帝幸蜀次普安郡詔以皇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廬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時順宗為太子倉卒間

嘗親執弓矢率禁軍先後出衛備嘗辛苦及賊來攻奉天城中危迫人人恟慄不自保帝朝夕自巡城傳宣慰勞督勵戰士其有用命及死事者登時與入陳奏隨加賞贈故戰士無不感激奮發氣益百倍

冊府元龜

儲官部

卷之三十五十七

冊府元龜 將兵

卷之三百六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儲官部 五

尊師傅 禮士 齒冑 講學

尊師傅

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自周公抗世子之法德教斯著前後出入罔不降禮故能慎成其業克保元吉漢

冊府元龜

儲官部

卷之三百六十一

魏而下史氏所記或有致恭北面親授經義明備法服屈體申誠進見周旋崇尚爵齒以致延宿宮闈與升殿陛訪對請益歡待隆篤省視疾疾豐潔珍御傷吊淪迦曲申恩禮賜予豐渥備罄寵數自非老成碩望勤宣令範者疇克當之哉

後漢明帝始立為皇太子世祖拜桓榮為議郎入使授太子後拜博士堂令止宿太子宫榮堂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堂故言不諱也

後為少傅榮以

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

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永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桓郁榮子也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永平五年入授皇

太子經遷越騎較尉太子奉賀致禮

魏文帝爲太子何夔爲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人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梁茂亦爲太子太傅甚見禮敬

吳太子和大帝第三子也闕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蔡穎張純等從容侍從和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嘗降意歡以待之講較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

晉李喬爲太子少傅後爲司徒太康三年薨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

明帝爲太子時杜夷拜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會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

梁昭明太子天監初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勅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

陳周弘正大建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徐孝克爲國子祭酒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後魏崔光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賜坐謂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孝明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爲傳之意令孝明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北齊馬敬德後主時爲侍講令元子熙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

唐嘗山王承乾貞觀初爲太子李綱爲太子少師時綱患脚不能踐履皇太子命三衛與上殿親拜之訪以得失大見崇重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蕭瑀貞觀十六年爲太子太保後授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一年卒太子爲之舉哀遣使弔祭

高宗爲皇太子貞觀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

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寔資訓導比日聽政嘗屈同榻庶因諮詢少祛蒙滯但據按奉對情所未安近已約吏不許更進太傅誨訓深至使遵堂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

順宗爲皇太子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

莊恪太子文宗長子也太和六年冬立爲皇太子八年十月皇太子於崇明門見太師路隨

禮士

夫貴而能降見賢而思齊德之盛者也若夫居元良之重爲天下之本而能杜驕盈之志守卑損之誠優禮髦士樂聞善道或推以師友之分或申以談宴之樂博約以文義咨諏以致理厚其贈貺形於詠歎加旌賁之寵舉延辟之命乃至飾終異數懷賢述美形於筆牘垂之話言用能增明兩之輝成溫文之德萬方以之風偃群士以之響臻蓋夫貞邦之宏業日躋之懿望蔑以加於此矣

漢明帝爲太子時桓榮爲博士授太子經堂令止宿太子宫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慮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遣中傳問病賜

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嘗後病愈復入侍講

魏文帝初為太子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

獲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字也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

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連應瑒字也嘗斐然著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陳琳

字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劉道字也有逸氣但未遭耳元瑜阮瑀字也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王粲字也獨自善於

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

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邴鄆淳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太子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

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劉廙字恭嗣自揚州歸太祖太祖辟為丞掾轉五官

將文學太子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甞分也足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

冊府元龜 儲官部 卷之三百六十一 六

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自
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
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
敏何敢以辭

陳群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太子深敬器焉待以
交友之禮嘗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

張範爲議郎參丞相軍事太祖征伐嘗令範及郗原
留與太子守太祖謂太子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
子孫禮

荀攸爲尚書令太祖謂太子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

汝嘗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
異如是

吳孫登爲皇太子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
侍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
而載或共帳而寢太傅張溫言於帝曰夫中庶子官
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
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及帝卽位登爲
皇太子恪爲左輔林爲右弼譚爲輔政表爲翼正都
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衛等皆爲賓客於
是東宮號爲多文休嘗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別

事物並有章條每外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爲人解達登甚愛之嘗在左右

是儀爲吳王所委任及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

孫和爲太子帝命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

晉明帝爲太子時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尚書郎郭璞亦以才學見重論者美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多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粲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爲後來名將

沈約爲步兵較尉管書記直永壽省較四部圖書時大會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入見景斜方出王侯到官咸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願起是

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忌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
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初徐勉爲太子中庶子
太子尚幼勅知宮事禮之甚重每事詢謀

王筠爲太子洗馬歷中書舍人並掌東宮管記太子
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均等好宴玄圃太子
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
洪涯肩其尊異見重如此孝綽爲太子僕射掌東宮
管記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形狀太子
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兩序之

劉勰爲步兵校尉兼太子舍人謝舉爲太子庶子家
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賞接

陸襄爲廬陵王記室參軍太子間襄業行啓武帝引
與游處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

劉查爲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太子謂查曰酒
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正爲不媿古人耳太子有
瓠食器回以賜馬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
器

陸倕歷太子中舍人中庶子除太嘗卿明山賓歷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右衛率權攝北兖州事到洽歷太

子中舍人家令中庶子出爲雲麾長史張率爲太子家令出爲新安太守僊普通七年山賓洽大通元年俱卒官太子與晉安王令曰明北交到長史遂相繼彫落傷怛悲惋不能以已去歲陸太嘗殞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貞履忠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徧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公明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蒞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

對如昨言猶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

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人

文筆弘雅亦足嗟惜

闕文

東西日又尤當傷懷也此人

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力復及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今日北充信至明嘗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惻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胷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歸歟不謂長徃耿成疇日追憶譚緒皆爲悲端徃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初山賓自右衛率爲青冀二州

大中正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
刺史簡州曹矢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
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
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
而嘗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
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國多士築室非
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
徑人將招三徑士
陸單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已下祖道於征虜
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

張緡爲太子舍人歷洗馬中庶子旣卒昭明親往臨
哭與緡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蒞事明敏雖倚相
之講墳典御穀之教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
青宮二紀將及義雖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
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
追且年甫強仕方中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及增哽咽攬筆無次
張率爲太子家令丁母憂服未闕而卒昭明太子遣
使賜贈

簡文帝初晉安王時劉遵領記室及王爲太子遵隨

入藩為中庶子以舊恩特蒙寵遇同時莫及及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心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彩既以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自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遑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淨不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漢南連記及秦從

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爾耳熱言志賦詩較覆忠賢稱揚文志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私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此在春坊載獲申賸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永相媿偶而此子溢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情當何已已往矣柰何投筆側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嘘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

往故為痛傷之情不能已已耳

王規字威明為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均王錫張緬同侍東宮俱為太子所禮遷太子中庶子卒官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豪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謝偃為太子中庶子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登

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家令蕭愷詩先就其辭又

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有蕭愷可稱同為才子

沈文阿為國子五經博士太子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阿撮異聞以廣之

王元規為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引為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

庾肩吾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肩吾信摛子陵並為妙選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孔休源初為晉安王府長史後卒太子令曰金紫光

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渚官東泊粉壤毗佐藩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庾仲容初爲晉安王功曹史後爲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夫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陳後主爲皇太子時岑之敬授東宮儀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隆賞爵時陸琛爲司徒左西掾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

褚玠自太子中庶子出爲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陸琰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而卒太子甚傷悼之爲制誌銘琰弟瑜爲太子中舍人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時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湮淪晚生

後學匪無墻面草爾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
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
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詣究儒墨經耳
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辭
擗句未嘗不聞者心服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
布衣之賞吾盍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
樽間作雅篇盍什迭五蜂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
對群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
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
代以琢毛間以嘲謔俱怡一日並留情致而流年正

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以此為恨當
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但有酸恨以
卿與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
此瑜弟玠為中書舍人兼東官管記甚見親待尋以
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為之流涕
姚察為東官學士太子深加禮異情越群僚宮內所
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顧野王遞相策
問嘗蒙賞擊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陸繕太建初為太子詹事行東官事後遷左僕射卒
太子以繕東官舊臣特贈祖奠

北齊廢帝初爲皇太子文宣令黃門侍郎朱欽道在東宮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學法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

天保末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言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公白首不娶者乃發縮百疋

隋太子勇文帝長子東宮旣建弘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克讓自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元德太子昭煬帝子太業初東宮旣建特高士廉舉人才擢甲科爲太嘗奉禮郎非其好也太子美其才以本官奏兼通事舍人唐隱太子建成在東宮李綱爲太子詹事禮遇甚厚建成嘗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膾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膾建成從之旣而謂曰飛刀繪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

至於審論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疋以遺之

韋挺武德中景遷太子左衛驃騎將軍簡較左衛率隱太子恩遇甚隆宮臣罕與爲比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是時新立晉王爲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官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荅拜見待如此

高宗爲皇太子引太學博士馬加運爲崇賢館學士與此馬秦曄等待講殿中恩禮甚渥時譙人李敬玄

博覽群書時善五禮馬周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領侍講借御書令讀之

太子賢高宗子也時王勃六歲善屬文未弱冠應幽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表游東岳領時東都初造乾元殿勃又上乾元殿頌賢聞其才名奏就府修撰甚愛重之

中宗爲皇太子永隆二年二月親行釋奠之禮畢上表請博延耆碩英髦之士爲崇文館學士許之裴耀卿守貞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俄輔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

令與椽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
稱為學直

玄宗為皇太子景雲元年十二月表請備禮辟隱士
前太子中舍人王友貞以至孝故也

齒胄

禮太子入學以齒蓋受學之道明長幼辨尊卑也是
知居副君之位當主器之重遵三善之教崇四術之
功親臨於國庠釋奠於先聖講論經義稽合古訓然
後鈞其好賜錫以宴喜弦誦之業斯著元良之德增
茂風教之本其在茲乎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即明帝也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

奠以大牢祠孔子顏回太子進爵於先師中
庶子進爵於顏回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十月詔曰皇太子釋奠王公已

下可悉往觀禮即文惠大
子長懋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

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

九年三月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

實惟前誥所以成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

良齒上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

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大同七年皇太子

即簡文也

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

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

容尚書僕射臣纘尚書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為

參點並事宜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

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况於兩公而云不可

制曰可

陳宣帝大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即後主也

二傳祭酒以下賈帛各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裔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

釋奠於先師先聖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

士及太學生並預宴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詔皇太子之國學

釋奠於先師

即高宗也

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裔

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講弘智

開講孝經敷弘忠臣孝子之義皇太子歡甚因令宣

勞胄子以上言名教之所繇學校之所作君臣父子

之義風化訓導之端加之以弘獎因之以誠勵凡數

百言詞義甚美聽者竦然無不歡悅更相顧曰此誠

德音也於是賜學官胄子帛各有差仍擢其高業者

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高宗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即中宗也

睿宗景雲二年八月詔皇太子詣國子監行釋奠之

禮

即玄宗也

詔曰庠序之興教自元子禮經之最奠始先

師中古迄今斯道無替皇太子天資聖敬日就文明
絃誦之業已高元良之德斯茂自昇儲博望玉器承
華執經之間雖勤用幣之意未展今仲丁獻吉有事
兩塾備禮三尊宜遵舊章俾緝徽典

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
談講之務貴於名理所以解疑辯惑鑿替開聲使聽

者聞所未聞視者見所未見爰自近代此道漸微問
禮言詩惟以篇章為主浮詞廣說多以嘲諷為能遂
使講座作俳優之場學堂成訓弄之室嗇夫利口可
以驥首先鳴太玄雋才自當俛首垂翅捨茲確實統
彼浮華取悅無知見嗤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
生終亦藏鋒匿銳閉關却掃者矣寡人今既親行齒
胄躬詣講筵思聞啓沃之談庶弔溫文之德其侍講
所有合難釋嫌疑不得別構虛言用相凌忽如有違
者所司量事糾彈

是月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為太子太

師曾參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勅
皇太子瑛及諸子行齒胄禮庚午勅曰皇太子今月
二十四日行齒胄禮所以崇儒重道尚德弘風宜有
錫賚以成光寵其在陪位定等差與賜乙亥皇太子
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竝
以胄子克右嘗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并禮記文王太
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
享帝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辛未拜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

天下其東宮官宜擇端厚之士皇太子即順宗也時幸太

學行齒胄之禮諫議大夫孔述濬宜克太子侍讀

講學

夫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繇古
道也是知處儲副之位當主器之重自非博約於道
義浸潤於經術服聖人之丕訓聞先王之法言資之
以講禱加之以祖習其何以貞天下之本聳民神之
望哉歷代已還踐明兩者或討論方策通其大義臨
習講問精理煥察橫經師授令儀允穆皆所以勤時
習之業茂日新之德崇四術以隆道敦三善而成美

蓋元良之懿烈曾何以加於此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

咸寧三年皇太子講詩通

太康三年皇太子講禮記通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前廢帝初皇太子講孝經於崇政殿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皇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少傅

王儉令摘句太僕周顒撰為義疏

五年冬皇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間少傅

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

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各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

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說通則

忠惠可以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

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如聖旨孝慈互

舉竊有微據禮云不勝喪此於不慈此即其義太

曰資敬奉君慈愛事親兼此二塗惟在至極今乃移

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

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明雖同深淺既異而文

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畧言深淺已

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親思孝接下思
泰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
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
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
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
之殊總聞記百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權者
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
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
敬以明太禮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畧而
疑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並以筆對太

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
震本非天義宰相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為德
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震
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
經仲尼居魯子侍夫孝理宏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
不授顏子而寄魯參太子曰魯參雖德慙體二而色
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
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
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

廢言而况中賢人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語曰孝為德本當時所疑德施萬善孝孫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為德本映曰率繇斯至不俟明德大孝祭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為本太子曰孝有淺深德有小大因其分而謂之本何所稱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者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時徐勉為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尚幼嘗於殿中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

勉與國子祭酒張元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為侍講

簡文帝初為太子時張譏為士林館學士太子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又戚袞為太學博士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義橫難以荅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荅如流太子深加歎賞又以朱异博通儒學大同六年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陳廢帝初為太子時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後主為皇太子時王元規為鄱陽王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太子引為東宮學士親授禮記大傳喪服等

義賞賜優厚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入東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為榮

廢太子裔後主長子至德三年躬出太學講孝經北齊廢帝初為皇太子天保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

監國集諸儒講孝經唐高宗顯慶四年十月丙子皇太子弘初入東宮請

觀講及讀書詔許敬宗及學士史玄道上官儀郭瑜李善等為都講令侍講講孝經親臨釋奠禮畢群臣

上壽頒賜有差龍朔二年五月乙亥詔太子端尹左右中護少尹崇賢等學士每日詣處化門聽進止皇太子若須討論

經史則引入講諷時太子受春秋左氏傳於司徒大夫郭瑜至楚子商臣事大驚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

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法貶惡以示後故使商

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

悉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理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實資睿情天發凶悖
之迹默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
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
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
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玄宗初為皇太子大極元年太子親釋奠於國學命
國子司業褚無量開孝經及禮記題太子問疑義數
條無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物百段
并紫袍金帶學官及陪位官學生等賜物有差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儲宮部 六

忠諫

褒寵

追謚

忠諫

傳曰父有諍子又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可謂孝乎
若乃奉冢祀之重居儲副之位義均休戚情兼隱犯
其或政令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能內發至誠遠徵

古義周旋規切納君於善上以成愷悌之化下以慰人神之望茂毓明德誕彰令聞此蓋守噐之盛美信史之耿光也

周靈王之時穀維闕將毀王宮

穀維二水名闕者雨水裕有似於闕維在

王城南穀在城北毀王之城西南將及王宮

王欲壅之

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

太子

晉諫曰不可聞古之長民者

長猶君也

不隳山不崇

崇高

也澤無水曰藪也

不防川

防制也

不竇澤

澤居水也竇陂也為此四者為反天性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物所為歸

川氣之道也

道達也

澤水之鍾也

鍾聚也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高山

也下藪澤也

疏為山谷以道其氣

疏通也

陂塘汗庫以鍾其

美

蓄水曰陂唐隄也美謂滋潤也

是故聚不弛壞而物有所歸

大且小

地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

沉伏滯積越遠也

是以民生有財

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所有財用山陵不壞故無有所葬

無昏天札瘥

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

短折曰天在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

故上

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

此道也

顓頊氏襄共工氏侵凌諸侯與高辛氏爭為王也

虞子湛樂

虞安也湛淫也

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隳高堙庫以害天下

堙塞也高謂山

陵痺謂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

在在虞有崇伯鯀

鯀禹父崇鯀國伯爵時在位而播言有虞者鯀之誅舜之為也

播

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

播於稱舉遂共之過者謂彰洪水者也

堯用殛

之於羽山 殛誅也舜臣堯 殛鯀於羽山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 法

釐改制量 釐理也 量度也 象物天地 取法天地之物象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共

之從孫四岳佐之 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四岳官 名主四岳之祭為者侯伯佐禹助

禹治 水也 高高下下流川道滯 高高謂封崇九山下謂 坡障九澤流川决江疏河

道滯鑿龍鍾水豐物 鍾聚畜水潦所 以封百物也 封崇九山 封大

門開伊闕 除其壅塞通其水泉使不壞壤是謂封崇九 豐殖九

此謂宮九者皆九河之中山川澤藪障防也 豐殖九 殖長也 汨越九原 越揚 宅居九隩 隩內也九州之

合通四海 使之同軌 故天無伏陰 伏陰夏 有霜電 地無散陽 散陽 李晦

冬 實 水無沉氣 無伏積 之氣也 火無灾輝 輝焱 起魏 神無間行 間行 姦神

淫厲 之類 民無淫心 陰陽調財足用故 無淫佚之心 特無逆數 四時寒 暑反逆

物無害生

螭蝗之屬 有害嘉穀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神祿 賜姓

曰姒氏曰有夏

堯賜禹姓曰 姒封之有夏

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

物也

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 育萬物也姒猶祉也夏大也

祚四岳國命為侯

伯

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 呂命為侯伯使長諸侯

賜姓曰姜

姜四岳之者 炎帝之姓黃

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後

氏曰有呂

以國為 謂

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以四岳能輔 成禹功此於

股肱心膂呂之

此一王四伯豈繫名寵皆亡王之後

也 為言者管也

一王謂禹四伯四岳也言禹鯀之子禹郊鯀追王 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以自王言皆無

道而亡禹岳

及其失之也必有惰淫之心間之 惰慢 間代

嘉巧謂若槩之心代其

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 踣僵也 振救也

冊守元龜 儲官部

卷之三十一

絕後無主

無祭主也

堙替隸圉

堙下替廢隸隸役也圉養馬者

夫二亡者

豈絜無寵皆黃炎之後

黃炎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

及其得之也

必有忠信之心間之

以忠信代信堙也

度於天地而順於時

動順四時之令而動

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

融昭明

昭明也終成也融長也

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附隨也

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

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避違也

而滑夫二川之神

滑音

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

明精氣也

玉而飾之無乃不

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

又曰佐讎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

禍

禍生於好也

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

靡國不泯

騤騤行貌鳥準曰旐龜蛇曰旐翩翩搖動不休之意夷乎靡無泯滅也厲王好行征

伐用兵不得其所禍

亂不平無國而不滅也言民疾王之虐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

也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

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

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修怨宣不務農而料民

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

我又章之懼長及子

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

謂湯伐桀

將焉用飾害其以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

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

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

時動非順謂逆四時之令觀

之詩書與民之憲言

詩書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則皆亡

王之為也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

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

天刑下非地德

刑法也德利也

申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

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漢元帝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繩下

申子學號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繩謂彈

之治大臣揚暉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太

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

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

教用周政乎

姬周之政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

人眩於名實

眩舌視也

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

家者太子也

後漢明帝初為皇太子光武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

引公卿郎將講論理道夜分乃寤太子見帝勤勞不

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

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吳孫登為太子時留鉤武昌後弟慮卒大帝為之降

損登晝夜兼行到穎卿自聞即時召見見帝悲泣因

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

隅天載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滅損大官殺僕過於禮制臣竊憂惶帝納其言爲之加膳時帝信任較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登數諫帝不納大臣繇是莫敢言後姦罪發露伏誅帝引咎責躬赤烏四年太子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嚙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戚以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愁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

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望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范鎮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畜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

所昭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
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
以人爲重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彫
斃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
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
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遂忠勤於時
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
全琮朱據呂岱吳粲闕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爲國
通達治體可令陳止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
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

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
愷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大帝益以摧感言則隕
涕

孫和爲太子時有司頗有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
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時諸
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大帝潛軍待之和以帝
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惜怛不復會同飲食
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帝還然後敢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及吳興信義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都三郡民丁開漕溝渠道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卽東境穀價猶貴竊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令吏一呼聞動爲民蠹出丁之處遠近不等皆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至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懼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否伏望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帝優詔諭焉

簡文帝爲太子時高祖銳意偏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從居作者俱五任無任者若斗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

曰臣以此時奏勅權視京師事竊見南北郊壇材官軍府大官下省佐裝等處並啓請四五歲已上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憊日不異而甲侍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舞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繇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准高祖手勅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遂悉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絲切湏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當更別思取其便也

隋房陵王勇初爲皇太子時高祖以民流冗遣使案簡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域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帝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

唐高宗初為太子時太宗嘗怒苑西面監穆裕農圃不修命於朝堂斬之侍臣戰慄莫敢進言太子諫之曰人者有生最靈一死不可復活命即殺之理恐未盡請付法推鞫太宗意解乃答而釋之司徒長孫無忌進曰自古太子諫其君父者周王子晉漢明帝吳孫登等承間而言事非倉卒今日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斯誠四海之福古今未有太宗曰堯師務成舜師尹壽殷宗周文皆有請益自朕御天下虛心正人即有魏徵朝夕納諫自徵云亡劉洎繼之太子勿在膝前每見規諫者朕嘗心其言染以成

性故有今日之規耳

太子弘高祖第五子也總章中勅征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表諫曰竊聞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致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有逃亡或因採樵被賊抄掠或度船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給廉若不給廉及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令摠沒官論

情寔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詔從之

上元三年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衛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栢木高宗將殺之太子抗疏善才等嘗預蕃寮先經驅策期於矜貸帝從之善才僅免死除名懷義配流桂州昭陵令孔禎以不能簡察免官

順宗初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結無嫌每以天下爲憂

德宗在位稍久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奇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歛自以爲功天下皆怨怒太子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及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外無敢救者太子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者太子之力也

德宗嘗泛舟魚藻宮觀水嬉命太子昇舟具皆飾以金碧丹青使婦人盛飾操篙楫行舟光彩瑛燭絲竹歌謳俱發德宗頽謂太子曰今日如何對曰極盛退因以奢爲諫德宗不悅

貞元中中官多詐稱宮市肆奪人物百姓怨苦太子嘗以為言德宗雖不能悉聽用而心益賢重太子太子未嘗假借內官顏色居東宮二十餘年天下陰受其福

褒寵

傳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聖人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其有膺監撫之重茂溫文之德佩服前訓率繇善道日新之美既洽天性之愛益隆乃至冠服加其異數朝會申其殊制優錫無筭用財不會璽書褒其才智天章譽其仁孝斯

皆尊元良而貞邦本流簡素而揚懿烈者也

漢武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樓上有銅龍若

白鶴飛廉不敢絕馳道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絕橫度也西至直

城門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絕乃度入作室門帝遣之問其

故以狀對帝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

南齊鬱王林昭業武帝時為皇太孫進封音吐甚有美譽王侯五日一問訊武帝嘗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為去身鍾愛甚重

梁昭明太子統高祖長子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

翠緘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唐廢太子承乾太宗長子貞觀十六年詔曰儲貳不
會自古嘗或近代以來多爲節限求之故實殊非事
宜自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皇太子承乾
抗表謝詔答曰汝家之冢嫡國之儲兩故有司命以
彰有殊入學齒胄則君臣之義也同之府庫實父子
一體也是以君子富而不驕謙而受益奢則不孫以
約失之者鮮矣勉思守道無煩致謝

高宗爲皇太子貞觀十八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
太子王公已下展賀於貞觀殿太宗曰朕一二年中

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治天資
仁孝內外傾服朕之此舉無愧於人神也十九年太
宗征遼班師十一月丙戌幸定州真寘詔曰皇太子
愛敬所覃格於四海仁孝所感周於百姓自春監國
旣處定州首創德風在乎茲境所以事敬養之道有
隱無犯之情爰自中山流于率土地居宣化之本人
稟純孝之深有足可嘉特頒優異其定州晉內孝行
者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二十年三月詔皇
太子斷決機務每間日聽政於東宮罷朝復侍寢間
嘗藥視膳不離左右乃於太宗寢殿側別置一院令

太子居焉

太子買高宗第六子也咸亨三年立爲皇太子尋
監國其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手勅褒之曰皇太
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旣盡於哀矜刑
經所施必存乎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
遺編成規壺奧先王冊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禎
斯在家國之倚深副所懷可賜物五萬段

中宗爲皇太子長安二年七月丙戌則天以時熱詔
皇太子外朝令用扇障日太子抗表固讓優制不許
肅宗爲皇太子天寶八年玄宗製仁孝詩六章札於

步障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宰相李林
甫陳希烈等奏曰伏見太子生日撰仁孝詩障子并
書臣等伏以宸章煥發睿札凝暉懸日月而齊光自
雲霄而下濟驚心靡摠動色相歡太子稟自生知備
承聖訓中姿有裕令望夙彰陛下示以義方形於翰
墨爰於誕育之日授以仁孝之經上揚宗祖之美旁
考天人之際錫賚所弘教養斯遠足可發揮前古垂
範將來凡在衣冠之流咸知父子之道豈比周稱教
喻還齒胄於上庠漢寵元良但招賢於上苑王化之
本實此知歸人倫所資罔不申勸臣等愚陋謬典樞

衡特奉鴻私幸觀殊貺捧天書而竊抃仰聖澤以無
 寧無任悅豫之至仍望具寫六章頒示中外兼編諸
 簡策傳之不朽上手詔報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將以
 道達性情宣揚教義耳朕承五聖之業萬方之寄上
 曾叶於神心元良貞於國本美其克踐仁孝恭修友
 睦深慰於懷不覺形之諷詠今請具寫六章頒示中
 外兼編諸簡策以傳不朽亦欲自家刑國以訓人倫
 宜依來諸

追謚

古者諸侯薨則請行以賜謚矧夫明兩之位主器攸

重不幸奄忽震悼於宸極易名之典繇是行焉若乃
 岐嶷天資溫文秉哲將正萬邦而降年不永適因宗
 本而誣構及禍亦有嫉惡發憤矯命不勝遭世中圯
 或罹兵難莫不申哀節惠追加寵數其或違背師訓
 稔惡弗革干紀敗度罹於廢黜司籍所紀書法不隱
 懲勸之義於斯見矣至於崇置園邑升列廟響亦并
 叙之

漢戾太子據武帝長子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征和
 二年以擅發長樂宮衛斬江充兵敗自頸於湖今陝州湖
 城及太子孫卽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

時祀其議置園邑有司奏謚請曰謚者行之迹也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

吳太子登太帝長子赤烏四年薨謚曰宣太子

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符陵

晉愍懷太子適惠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元康九年為賈后中藹廢為庶人幽於金墉城殺之及賈后廢適子尚為皇太孫乃冊復太子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於凶構致爾於非

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于荼毒冤魂酷痛我是用切怛悼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謚曰愍懷

哀太孫滅愍懷太子子永康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孫

永寧元年廢被害大安初追謚曰哀

冲太孫尚愍懷太子子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孫大安

元年薨謚曰冲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永明十一年薨帝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

謚曰文惠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卽位立爲皇太子大通三年薨帝幸東宮臨哭詔歛以袞冕謚曰昭明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嫡長子卽位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爲侯景所害承聖元年追謚曰哀

愍懷太子方矩元帝第四子帝承制拜爲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卽位爲皇太子及江陵陷爲魏師所害敬帝承製追謚曰愍懷太子

後梁孝惠太子察宣帝長子帝初爲梁王立爲世子病卒及帝稱大號追謚孝惠太子

陳孝懷太子克高祖之子帝初封陳王立爲世子及受禪追謚孝惠

唐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武德九年以謀害太宗伏誅貞觀元年追封息王謚曰隱十六年詔曰昔戾園敗德西都表其號謚楚英干紀東漢錫其湯沐斯皆崩邦國之禁申骨肉之恩也息隱王地乃居長守器運初自貽伊戚陷於禍難日月逾邁松楸成行朕嗣守鴻基頌尋遺烈何嘗不陟彼崗而靡觀瞻同株而疚懷恩備哀榮式加禮命可追復皇太子謚仍依前陵曰隱陵置令以下官并加戶守衛

太子弘高宗五子初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
上元二年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詔曰朕肅承鴻緒
無忘馭朽之懷虔奉聖謨每切臨深之懼幸以穹昊
垂祐宗社降靈公卿盡叶贊之謀黎庶遂懷生之望
故得乾坤交泰日月休徵垂衣而晏九瀛端拱而家
六合方將廻鑿峒岫體高尚於軒皇脫屣汾川追逸
軌於伊后成功弗處思遵象帝之規守器斯傳用申
知子之授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肅敬若于
三廟仁孝聞於四海若使負荷宗廟寧濟邦家必能
永保昌圖克延景曆豈謂遽嬰露霧遂至彌留顧惟

輝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瘳復以禪鴻名及勝
理微和將遜於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旣承朕
命掩歎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係方崇下
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速上賓之駕天性之重追懷哽
咽宜申徃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迹也號者事之
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可謚爲孝敬皇
帝仍遵典故式備徽章布告遐邇使知朕意

神龍元年六月祔神主于大廟號義宗有司奏言義
宗孝敬皇帝昇太廟聯祖宗其名准禮合諱從之遂
改弘文館爲修文館弘福殿爲崇福殿魏州弘農縣

為常農縣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調露二年則天令人發其陰事廢於庶人遷於巴州卒中興初追贈司徒使迎其喪柩陪葬乾陵睿宗踐祚追贈皇太子曰章懷廟號陵崗懿德太子重閏中宗長子初生於東宮立為皇太孫聖曆初改封邵王大足元年為人所搆則天殺之神龍元年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神龍二年立為皇太子三年矯制發左右羽林兵殺武三思及其子宗訓人

求韋庶人不克而死景雲元年制曰朕聞魯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繇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羅構間匡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寃以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時大府少卿常湊上疏駁之不納

事見禮官奏議門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為中書令李林甫所搆廢為庶人賜死於城東寶應元年詔贈為皇太子

昭太子寧憲宗長子元和四年立爲皇太子六年
諡曰惠昭七年立廟在懷貞坊置官吏四時置享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大和六年立爲皇太子開成
三年十一月薨諡曰莊恪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莊恪
太子准惠昭太子例合立廟請下有司從之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總序

古者糾合宗族所以展親建立子孫用爲夾輔故能
庇於本根謂之藩屏分以寶玉禮之賑燔故孝悌之
道達骨肉之恩厚焉雖復商周已徃典籍靡全然其
大抵亦可槩見昔者黃帝二十五子凡一十四姓故

其裔緒後世尤盛高陽氏生一子後世有才子八人
是曰八凱高辛氏生四子皆有天下後世有才子八
人是曰八元又黃帝之後有驩兜少昊之後有共工
顓頊之後有鯀雖帝者之胄而其德不類焉堯有庶
子九人舜亦有庶子其嫡子不立故庶子之封爵無
聞焉然自黃帝以迄舜禹皆同姓而異號則其宗枝
盛矣禹之後以國爲氏者凡十有三人蓋夏后氏有
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曹氏杞氏緡氏辛
氏冥氏斟氏戈氏焉其孫大康有弟五人號曰五觀
卽夏書所謂五子之歌者也湯之後以國爲氏者凡

七蓋商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禘氏北殿氏自夷氏焉
其後帝乙正妃生三子微子微仲紂也庶妃生一子
箕子也紂生一子武庚也紂雖失國武庚雖不祀而
微子箕子皆聞於周焉周初封國八百而同姓者五
十有餘國詩謂周文王則百斯男經史所載正妃大
妣之子十人餘莫可知其國存者十六而已文武周
公之胄分封而受國者卽左氏所謂管蔡郟霍魯衛
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
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裔也秦氏分封以國爲
姓有徐氏鄆氏茗氏終黎氏運奄氏莒裘氏將梁氏

黃氏江氏修英氏白冥氏蜚廉氏始皇并有天下而子弟不得封建長子扶蘇及諸公子將間昆弟皆爲胡亥所殺故其祿殲焉漢制非劉氏不王皇子封王金璽蓋綬掌治其國高祖尊王子弟大啓九國連城數十景帝用晁錯削地之謀而吳楚七國皆叛及七國旣誅五年乃令諸侯王不得治國又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自是支庶畢侯矣然而藩國自折其後皇子始封者六國不過十餘城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宗屬疎

遠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後漢皇子爲王皆安車朱班輪青蓋畫轡文輦金塗故名曰王青蓋車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皇孫綠車名曰皇孫車諸侯王法官屬傳相已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避出入稱課促封者受茅土歸立社稷爲宮室其列侯以肺腑在京都者亦隨時見食位在博士議郎謂之猥侯諸王皆就封東平王蒼以明帝母弟爲驃騎大將軍輔政後亦罷歸因其餘宗室以才能爲公卿者多矣晉制諸侯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駢諸王有勲德者特加皂蓋車國初

諸王皆在京師咸寧中衛將軍楊琰與中書監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所歸懼有後難同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共言於武帝以爲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制爲大國次國小國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之王支子爲公所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王之支子爲伯小國五千戶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爲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大國中國置三軍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二軍上軍二千人下

軍千人小國一軍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西晉諸王皆王兵臨州以威勢相陵干戈並構隊于屠滅蓋有漸爾宋世諸王得白服裙帽出入齊閣唯太極四朝乃備朝服孝武以南郡王義宣亂逆繇於強盛欲削弱之江夏土義恭乃表諸省易九事有司附益凡成二十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帷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細戟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欄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麈盧梨檠不得孔雀白弊夾鞞隊不得終襖平乘俱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

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粧面冬會不得鐸舞林長
 躡秀狹舒劒博山綠大幢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
 曲不得舞朱妃主不得著緹帶信幢非臺省官悉用
 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良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
 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從下官而已諸嘗行車
 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
 銅為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
 侯者夾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
 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專非輅
 車不得同油幢平乘舫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

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罽不得作五花及鑿笥形詔

可又王之世子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玉王支

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戶南齊諸王遠遊冠玄纓公臣並同

平冕各以組為纓八流衣山龍九章纁朱綬者黃纁

緝金璽龜紐文四中郎將晉世庶姓為之宋齊以來

以處諸王而劉氏蕭氏宗室諸子皆權非命其傳爵

上蓋亦鮮矣梁制諸王皆假金虎符第一至第五佐

領使第一至第十其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自稱

曰寡人並乘通幟平乘車其有勲德者亦時皆駕皂

輪車其封公侯者皆假銅虎符竹使符第一言曰教

境內稱曰第下自稱寡人國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
典書自諸王皇宗並青傘朱裏此雖云梁制然江右
相承有自來矣陳因梁制有親王嗣王藩王之別親
王起家則爲侍中皇太子冢嫡封王起家依諸王餘
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并諸侯世子起家給
事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
品陳自永定訖於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至五千戶
其餘不過二千小國至于千戶後魏皇子封王宮室立
宗師州置三制刺郡置三太守縣至三令長其一以
宗望爲之北齊親王位列大司馬上多與梁制同其

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二分食一隋制皇伯叔昆弟皇
子謂之親王乘通轆車初受冊入朝助祭親迎則服
衮冕青珠九旒九章嘗服則遠遊三梁冠黑介幘纁
朱綬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自漢而下五輅之制
金象革木通得乘之但減旂章駕馬以爲等級自晉
親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故不得乘馬唐制宗正寺掌
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凡五等親有昇降
皆立簿籍三年一遣凡大祭祀及冊命朝會之禮皇
親應陪位預會者亦爲宗皇弟兄皆封籍國謂之親
王王之子承嫡者謂之嗣王皇太子諸子並封郡王

王子承恩澤者亦封郡王諸子封郡公其嗣王郡王及特進王子孫承襲者降封國公舊制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千戶高宗朝以沛縣三王武后所生食封逾於嘗制神龍初有封五千戶三千戶者相王封五千戶衡王開元之後明皇睦親以寧王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勲至五千戶申王家微至四千戶邠王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其後皇子封王者二千戶舊以七丁為限至是以三丁為限降封國公先是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又文皇即位因

舉宗正屬籍以問侍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謂非至公之道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唯有功者封王貞觀十年又詔諸王為代襲刺史都督俄又罷之文皇至高祖朝其親王有年雖長而不出閣者其出閣者皆為刺史都督上佐亦有為卿監將軍同正員開元之後有為大都護節度大使者皆不之任以副都護副大使典其事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舉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

慶忠隸鄂榮光穎永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鎭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隸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歲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二十四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納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宗仁之禮院天寶之末祿山犯順得明皇之子

儀穎而下十一王及扈從其餘宗室多罹於兵難然而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代宗大曆九年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帥以威天下於是皇子勝衣者盡加王爵而不出閣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自先天兵興之後皇族子弟皆散棄無位或流落他縣湮沉不齒無異匹庶及德宗卽位叙用枝屬公族長幼莫不悲感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齋沐五代之制大約遵於唐室夫以託霄極之尊依蘿圖之盛承本枝之蕃茂膺盤石之疏

封是日君宗戚居屬籍雖親疎之節著於字人而善惡之名紀乎惇史或以德行振或以才藝升或以惇逆廢或以荒怠黜或以猜忌擯或以至親顯並著之簡編垂夫龜鑑見善善之有因惡惡之無爽也凡宗室部四十二門

封建

太史公稱封建之制商氏以前尚矣周監二代列爵五等三聖之法厥用垂世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豈徒敦叙宗黨推廣仁愛蓋欲其枝葉相持臂指易使犬牙交錯磐石彌固者爾然而俗有淳漓道或消

長泥於古者未為通變故秦據勢勝專宰疆理矯枉過正蕩滅禮義炎漢建業大啓藩垣既失厥中流濫致溢先儒之論蓋亦多矣自茲已降或公或革究其始終隨時疆弱天之視聽在民耳目深根忠附匪特於茲若夫展親睦族典章優渥雖或不以德舉亦疆餘作翰之旨也

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

封之有庫在零陵今庫亭是

夏少康封

庶子

史闕其名

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周武王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管在榮陽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

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一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

為魯公臣欽若等曰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

成封叔處於霍叔封季戴皆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

北故夏虛在河東是為虞列為諸侯

成王即位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

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

河汾之東方百里周公既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而分殷餘

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

封於衛又封季載於冉臣欽若等檢左傳管蔡邲霍

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又封伯

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

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子弟友於鄭一云母弟即鄭桓公也

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

漢高祖六年十二月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

其後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

者王齊荆地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

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以碭郡薛郡郟

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壬子以雲中鴈

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
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子肥爲齊王
賈高祖從父兄有功交高祖同父弟與蕭曹等俱從
高祖入武關至霸上封文信君從入蜀還定三秦及
卽帝位嘗出入卧內高祖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
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先有功也肥之母高祖微時
外婦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齊最爲大
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感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
姓以鎮天下

七年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維陽赦爲
合陽侯立子如意爲代王是年封兄子姓爲頡羨侯
十一年十二月封兄子濞爲沛侯

正月詔曰代地居嘗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
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
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
王相國通使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給相
國何等三千三十人皆曰子某文帝賢知温良請立
爲代王都晉陽

二月詔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給相國何等
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

頻州郡頗益淮陽

七月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郡臣請立子長為王

十二年十月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可立為吳王初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高祖患吳會稽輕悍無狀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

十一月封兄子廣為德侯

二月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

臣者長沙

王吳濞之子

請立子建為燕王

高后元年立惠帝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魯山

王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

一云皆呂氏子

二年五月封楚元王子郢為下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

六年四月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

七年正月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澤高祖從祖昆弟

文帝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

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疆辟疆言辟禦強梁者一云辟強言關

土地也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故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各曰

燮其義兩及齊悼惠王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遂立辟疆為河澗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

北王固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楫為梁王

四年九月封齊悼惠王子十人為列侯罷軍為管侯甯國為吳丘

侯信都為營平侯安為楊丘侯將閭為楊虛侯辟光為初侯志為安都侯印為平昌侯賢為武成侯維梁

為白右侯

八年五月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安為阜陵侯勃為安

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城侯

十六年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初侯辟光為濟

南王武城侯賢為菑川王平昌侯印為膠西王白石侯維梁為膠東王

淮南厲王子三人阜陽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皆

為王

景帝元年四月封元王寵子五人禮為平陸侯富為

林侯歲為沈猶侯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執為宛胸侯調為棘

樂侯

二年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餘為睢

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發母

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

謂月而飭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王生乃發寤已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涇貧國

長

三年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是年吳楚反膠西王菑川濟南發兵應圍齊孝王將閻悉陰與三國通漢將欒布擊破三國兵齊孝王懼飲藥自殺帝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衡山王勃堅守無心吳楚破來朝帝勞苦之日南方卑涇徙王於齊北以褒之

七年十一月封故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五年五月立皇子舜為嘗山王封梁孝王子買為乘氏侯明為桓邑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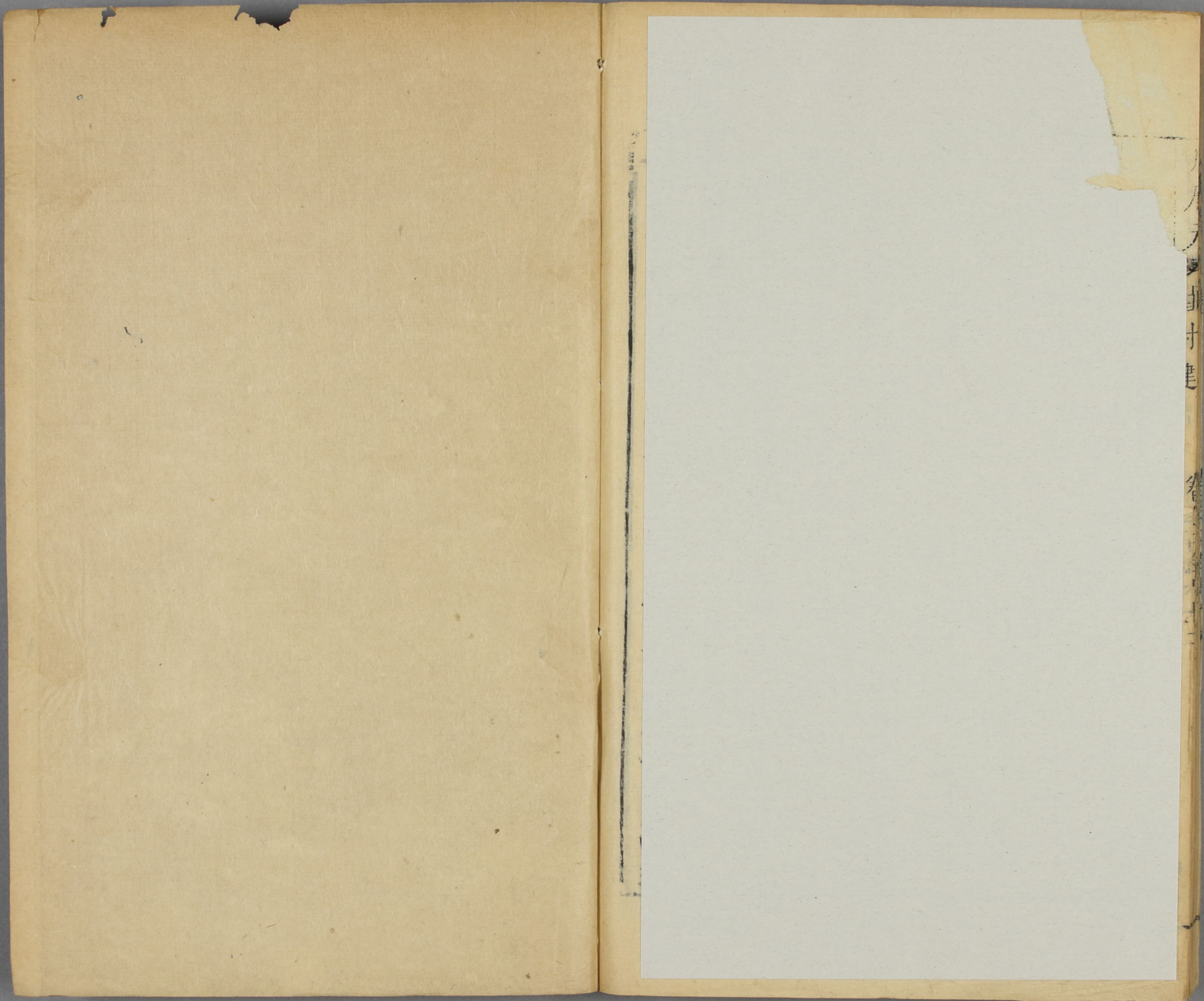
六年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泣極哀不食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子男五人為王

乘氏侯買為梁王桓邑侯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

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八
寸
建

卷
十

